



沈星報

出版者：汎星各業職工聯合會
編輯者：汎星報編委會
承印者：文化印務公司

Suara Kesatuan 第十四期

每份一角 只限會員
日期：1962年2月1日



工人力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獻捐罷工基金如火如荼展開·初步統計已破二萬元大關

自從我會中央執委提出充實罷工基金的口號後，我會屬下各分會，各廠店即刻籠罩着互助友愛的氣氛，支持苦難兄弟姊妹正義鬥爭的強烈感情，正激發着廣大工友們的心胸，人人慷慨解囊，個個幹勁冲天，處處呈現着獻捐捐款，挑戰競賽的忙碌景象。

本會自一月十五日至二月十日，一連計五天舉行獻捐運動競賽。衆所周知，近半年來，工會和勞資糾紛特別多，工潮也時時爆發。面對頑固的資本家，面對衆多的勞資糾紛，工會只有二種解決方式：第一、若資方態度誠懇，彼此願意互相合作，便可通過談判方式，坐下來談判解決糾紛；可是當這種方式，嘗試了又嘗試，忍耐了又再忍耐，還是無法獲得結果時，不得已只好採用第二種鬥爭方式——罷工。罷工不是工人的願望，也不是工人所要求的目的。工人的願望和理想是改善生活待遇，爭取較合理的工作條件；然而，當老板要高高爬在工人頭上壓迫、剝削、不視工友爲人而當着牛馬看待時，我們就要起來反抗和鬥爭了。這是工會對勞資糾紛的一貫立場。工會立場要堅持，工人工作要保障，會員利益要維護，我們必須存集大批款項，以備往後任何不講理的老板向工友進攻時，做爲鬥爭的後盾。這種準備完全出於人類的自衛本能，並非「好鬥」，所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是這個道理。

目前有些頑固老板正蠢蠢欲動，有的甚至猖狂的向工友進攻。此原因無非是局勢的變化所造成的。一路來，標榜着「親工人」的行動黨，已違背它的諾言，公開站在反工人的立場，爲老板助威增勢。工廠一有什麼風吹草動，紅色鎮壓暴動車就如臨大敵，浩浩蕩蕩，威風凜凜的去對付手無寸鐵的工友；廣播電台不時爲資方打氣：「罷工是共產黨在幕後活動」，「工會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和革命溫床等」。政府這種舉動，這些言論，時時在表演，刻刻在宣揚，老板並非草

木，那有不知曉，不同機採取行動對付工人？老板態度頑強，倚勢凌人，不管在直接或間接方面來說，都是一個反工人的政府所造成的。本會爲了招架自衛，擊退圍攻，除了工友團結的力量，還要有雄厚經濟做後盾，故此，工會號召廣大工友，寧可在目前束緊腰帶，節省開銷，展開獻捐運動，絕不可讓工人的組織輕易遭受破壞。

目下農曆新年已來臨了，屬下僑們，公平，永合興，花沙尼木箱部之工友正在罷工。他們家無分文，正等待着大家的援助，我們是工人，大家是兄弟，絕不忍心看着兄弟挨餓，所以動員屬下會員，在經濟與物質上全力支持罷工工友的正義鬥爭。

短短十五天內，捐款數目已突破二萬元大關，數字還日日在躍升中。依據初步統計，發出去的票價已超過四萬元，目前印刷館還在趕印，以應各廠工友之所需。

這次工友們的慷慨表現，「你挑我應」的熱烈場面，正說明了以下幾個問題：

(一)階級覺悟提高。一百多年來，在殖民統治下的我邦工人，生活散漫，思想認識差，即使有組織起來，也相當輕視自己的力量，可是經過無數次暴風雨似的鬥爭，他們已經漸漸覺悟了。雖然行動黨執政初期，有些工人會幻想：只要有一個「親工人的政府」執政，制訂一些法律來保障工人的生活，天下就太平了，不必工會，也不須要組織。然而，二年來工人親身體會到所謂「親工人政府」的紅色鎮壓暴動車，干擾老板與工會簽訂合約，扶持黃色工會進行分裂工運等酸澀苦辣味道。他們更深一層的覺悟了，對現政府不再存有任何幻想；認識到工人要保障自己的利益，唯有靠自己的力量；要維持一個和平、安定的社會，唯有信賴工人階級。

(二)工友對會充滿信心。有些人，日夜都在夢想我會四分五裂，時刻絞盡腦汁，造謠認錯我會爲「革命的溫床」，「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企圖通過這些「故事」來瓦

解工會組織，可是實事證明，別有居心者的心機白費了，工友不但沒有被嚇倒，三大民族工友反而更堅強，更緊密的團結在會的周圍，共同爲工人的理想奮鬥。

(三)工人的力量用之不完，取之不竭。工人是貧窮的，有者家中無隔日之糧，然而，他們的力量是強大的，只要相信他們，動員他們，任何時刻都可以發出排山倒海的力量，獻出堆集如山的金錢，可是事實上却有這樣的人，他們偏偏不相信工人，說他們無知，腦袋沒用，萬事皆不可以和工人商量，自做聰明，做事包辦代替。當工人對他們有意見時，又不敢面對衆人，只有孤零零的跑到冷氣房裏胡言亂語。除此以外，我們周圍也有一些幹事，有時只看到工人的缺點，對工作強調困難，而沒有重視工人的優點和積極性，所以，當要動員羣衆的時候，總是懼東顧西，不敢着手。以這次的工友表現，和獻捐成績，應該可以作爲我們往後動員羣衆的經驗。

現各組競爭激烈，勢均力敵，可惜各區對「行情」守口如瓶，戰情難確知，現特從密探中所知報導於下：

- 個人最高記錄：新加坡酒店林日偉，數目130元。
- 三百人以上最高記錄：小坡區麵包業突破4000元。
- 一百人以上至三百人以下最高紀錄：武區和興膠廠獻出1200元
- 五十人以上至一百人以下最高紀錄：巴區新嘉坡酒店700元。
- 五十人以下最高紀錄：總會工作人員(600元)
- 獻薪一天：賽克玲洗衣廠，國際冷氣，合源木箱廠，淘大廠等。
- 是什麼力量鼓舞着工友們熱烈獻捐，積極奪取錦標呢？不是爲名譽，也不是愛表現，而是階級覺悟，是互助友愛和團結。



(一)獻捐運動一展開，宣傳工作接着來，標語對聯張滿會，各廠紛紛來競賽。此圖是小坡區工作人員獻捐會議的熱烈場面。

(二)邵氏戲院工友罷工，娛樂業工友也不空，到處發動獻薪運動。此圖是本會屬下娛樂業工友大家一致舉手通過獻薪一天援助罷工。

小啓

「汎星報」出版已一年了，我們總是希望在讀者的提供意見與督促下求進步，求改善，由本期起，開闢一版「綠園」，着重於文藝性之文章，但求短小精悍，適合工輪流需要。另一「姊妹欄」，與「服務欄」人之與讀者見面。

我們希望工友們；能源源不絕的投稿，而且繼續不斷的指正，使「汎星報」在大家愛護下，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放出一線光芒。

順此，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汎星報」一九六一年度之存量，已裝訂成合訂本，每本十二期，價格\$1.50，本月十日後各區發行部都有，歡迎讀者購閱。

編委會啟

根據官方報導，去年最後的兩個月總共發生四十宗工潮，工作日損失超過三十萬日。無疑，這是行動黨執政以來勞資關係最惡劣的記錄。

對勞資關係惡化的真相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李光耀告訴人民，這是共產黨進攻的訊號；林有福却幸災樂禍地挖苦行動黨處理工潮無能，促政府採取「大棍子」政策，把工會負責人都關進監牢。那些鼓吹「大棍子」政策的人，最好看看殖民當局採用同樣手段處理工潮的效果。

以下的數字是歷年來因工潮而損失的工作日：

1946年	851,937日	1952年	40,105日
1947年	492,708日	1953年	47,361日
1948年	128,657日	1954年	135,206日
1949年	6,618日	1955年	946,354日
1950年	4,692日	1956年	454,455日
1951年	20,640日	1957年	109,394日

上面的數字說明了什麼？它說明了主張「大棍子」政策處理勞資問題，不僅不能緩和勞資關係的惡化，更談不到建立和藹的勞資關係。

事實上，却帶來了週期性嚴重的工業不安。我們當然反對這種愚蠢的處理勞資問題的辦法。

當前勞資關係的惡化是開始在去年六月，也正是執政黨和左翼開分裂之後。由於執政黨在政治上走向反動，過去「同情工人的政策」也完全變了質，同時對那些不願盲目追隨執政黨右傾政治路線的職工會採取壓制行動，在處理勞資問題上也遭受多方為難，許多原可避免的勞資糾紛就隨着發生，這說明了當前勞資關係惡化是和政治不安定有密切的關係。

大家都會問，政治局面為什麼動盪不安？我們可以從行動黨的參政歷史可以找到答案，如所週知，行動黨是依靠左翼，特別是職工運動的支持而起家的。他們在競選期間會答應要實現工運統一，修改不合理的勞工法令，也答應應用公平和正義的辦法來維護工業安寧，這些進步的勞工政策，是深受我邦工人階級熱烈歡迎的。正因為我邦職工運動初期對行動黨政府的信心，協助了行動黨政府渡過了執政初期充滿了爆炸性的勞工局面，由於工人階級因長期受反動政府的壓制，而強烈地要求改變現狀，可是，他們都耐心地等待着行動黨政府能通過勞工政策的實踐來解決面對的難題，故此，無數的糾紛都能化險為夷，通過勞工部的調解而避免發生惡性的工潮，這說明了勞資間互相尊重和政府以公正的地位居間處理是可以促成勞資關係改善的。

假如行動黨的領導人能忠於他們的諾言，切實地執行工運統一和公平與正義的工業安寧政策，並且忠誠的和職

工會合作，勞資關係的進一步改善是完全可能的。事實上，改組後的職工總會就會積極地和執政黨合作，使政府的勞工政策能順利進行，並確保工業安寧。不幸的是，執政黨領導人不但中不忠於他們的競選諾言，他們對於職工運動的成長充滿了恐懼和不信任。他們對於工運者維護工業安寧的努力也熱視無睹。事實上，李光耀政府只想利用工運者，林清祥方水雙和兀哈爾等，利用職工總會的招牌來作為政府的工具，却完全不尊重他們和職總的意見。在這種情形下，要長期確保工業安寧必然會產生無數的困難，事實上，從本邦政治不穩定，工人階級失却對政府的信心，勞資關係的惡化，行動黨領導人的不忠行為是主要的因素。

行動黨主張設立獨立的工業法庭，作為有效的維護工業安寧的工具之一，在競選的時候，李光耀在一次羣衆大會上告訴星洲人民說：工會可以自己決定需要不需要歸入這個工業法庭的司法範圍的，如果工會決定歸入法庭的司法範圍，那麼有關的僱主就自動地受這個法庭的司法權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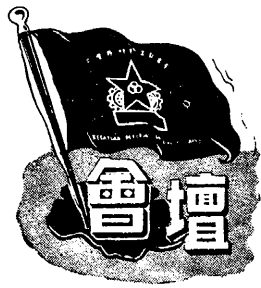
用軍警和僱用新工去迫使政府日薪罷工工友屈服，同時，勞長甚至於在邵氏工潮糾紛中，公然鼓動罷工工友脫離我會。顯而易見，幻想行動黨政府能協助勞資建立和藹關係是不現實的。

職工會的處境，特別是非行動黨的職工會是不會好過大選前的局勢。由於行動黨政府對非行動黨職工會的敵視，以及缺乏一個真正的總工會的領導，其處境的困難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實上，那些一向來敵視職工會的僱主目前也蠢蠢欲動，而且開始對工會採取強硬的態度。邵氏戲院工潮，福特汽車廠和馬來亞紗廠等工潮的長期拖延，以及僱主團體一再以集體的行動來對付職工會，便是最好的說明。事實上，這些罷工潮都是普通的勞資糾紛，工會並也沒有提出不合理的苛刻要求，可是，工潮却仍然無法解決，工友却受飢寒交迫之苦。

我們向來認為：勞資關係基本上是一個社會問題，幻想在資本經濟體系下，根絕勞資糾紛是不可能的。英美等國家一再發生罷工潮便是一個最好的說明。但是，我們並不否定基於一種勞資兩利和互惠互利的勞工政策，並在一個取得人民信任的政府督導下，是能緩和勞資關係，換句話說，在勞、資和政府三方面鼎力合作之下，是可以緩和勞資關係的惡化，並逐步建立起良好的勞資關係。行動黨執政初期勞資間保持相對的和藹，正說明了這一點。事實上，許多工業部門如巴士車交通業，在一九五五年和五六年中，勞資關係都很惡劣，罷工潮可說是家常便飯。

可是，這兩年多來勞資關係卻已經逐步的改善了，這並不是說鄭古悅和福利等巴士車公司已經更換了僱主，也並不是說巴士車工友聯合會改變了領導人，真正的原因是勞資雙方對僱員的酬勞和工作條件能達成諒解和協議，並簽署一份較完全的服務合約，故此，罷工潮都避免了，且勞資關係也改善了。不幸的是，行動黨只顧協助自己在工會中的親信把勞工部當作行動黨部長的私產。可以預見，一旦政府失却了平衡勞資雙方利益的地位，希望政府來維護工業安寧是不現實的。

我們認為：當前維護工業安寧的責任已經落在勞資的肩上。我會過去基於勞資兩利和僱主合作，現在也準備基於同樣的原則和僱主合作以改善勞資間的關係，不管政治局面怎樣變化，這主張證明是現實和正確的，它幫助我會和僱主訂立了成百張的勞資協議，我們也必須指出，那些企圖在當前動盪的政治局面中混水摸魚的僱主，如果欲強硬的對付我會，我們會毫不猶豫的給予有力的反擊，同時，我們也將毫不猶豫的抗拒當局任何壓制性的措施。



泛論當前勞資關係

管轄」，可是，一旦李光耀做了總理，他却要工會接受毫無自由選擇權力的強制性仲裁，他們甚至於要在工業關係法中明文規定用封閉工會來威脅那些被迫採取工業行動的職工會，這是公開的密約，現行的工業關係法令是經過政府部長和工運者劇烈爭執後的「折衷產品」，無論如何，部長是有充份的權力來干涉任何勞資糾紛。即使這樣，政府還還要修改目前的工業關係法令，可是他們並沒有誠意來好好維護勞資間的和藹關係，而是在耍政治權術，存心付對非行動黨的職工會。

行動黨政府維護工業安寧的另一工具，是鼓勵勞資集體談判。要使集體議價制度有效地執行，僱主應被鼓勵尊重職工會，並阻止分裂性工會的活動，不幸的是，執政黨為了對付左派，存心瓦解非行動黨的職工會，他們倒行逆施，不擇手段；行動黨政府不但公開地鼓動分裂性工會活動，為了協助他們的工運者如蒂凡那，甘達三美之流，不但利用「勞商」去破壞我會和商行僱員聯合會等，而且還動



上月初聯合邦政府向國會提出一項「一九六二年憲法(修正)法案」，修改的條文包括公民權，國會議員數目，聯合邦

一步地侵害了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力，給統治者握有扼殺人民一切自由的大權，給民主制度蒙上了一層陰影。事實上，聯合邦政府修改了這些條文之後，曾經多次引用這些條文逮捕反對黨積極幹部，壓制民主運動。

這次又提出一九六二年憲法(修正)法案」而修改了多達廿項的條款，無疑也是準備進一步加強其統治地位，挽救其可能失去的政權。這次再行修改憲法却剛好是在行動黨式假合併安排正大力推行的時候，據說這些修改主要是為「合併」做好準備，因為修改條文都和行動黨政府與聯合邦政府所訂的「合併白皮書」要點有着密切關係，如其中有關公民權一節修改後完全廢除了通過登記而成為公民的公民權法，申請歸化為聯合邦公民的條件也比以前更加嚴格；更嚴重的是：若一個非聯合邦公民的父親或被聯合邦撤銷公民權後，他的兒女的公民權也將隨之失掉，他的兒女即使是在聯合邦境內出生成為道地的公民，但在這種修改後却不能自動成為聯合邦公民了，這無疑是在嚴格限制人民的參政權力。另一項是規定若國會中有一半的票數就可以隨時修改憲法，這和未修改前需三分之二票數才能修改憲法是有很大的差別。這樣一來今後只要執政黨在國會中擁有一半票數就可以任意把國家最高法律的憲法隨時修改，而行動黨政府說「合併」後保有勞工及教育自主權將在憲法中寫明，但只要聯合邦政府認為不妥時，就可以隨時通過修改憲法而取消這些「自主權」。是完全可能的，事實既然如此，所謂「自主權」將如何保得住呢？這不是更令人可疑了嗎？

勞工問題和內部治安權無關嗎？

行動黨政府和聯合邦政府所安排的「合併」的條件之一，是星洲可以保留勞工和教育的自主權，他們曾經把這種「有自主權的合併」說是比完全的真正合併來得更好。當人民問他「既然把內部治安權都交給聯合邦政府掌管了，這些自主權還有什麼保障呢？」，他們的答覆是「勞工和教育問題與內部治安權是完全沒有關係的」，利用這些理由來哄騙人民相信所謂「自主權」的可靠性。然而，事實畢竟是比謊言更能使人相信，讓我們先看看事實，然後想想行動黨政府所鼓吹的「自主權」是否可靠，這樣就更能明瞭真相。一月十一日聯合邦首相東姑阿都拉曼在國會中致詞時曾經說：星洲的工潮特別多，一個月中發生的工潮，比聯合邦三年還多，他還說在「合併」後他要協助星洲減少工潮。但是他怎樣減少工潮呢？東姑說：內部治安部長伊斯邁醫生是掌管國家大權的，他將懂得要怎樣處理之云云。

正當行動黨政府的頭子們大吹大擂所謂「勞工自主權」之時，東姑竟說要「協助」星洲減少工潮，這豈不是說「合併」後星洲的勞工問題他也有權「處理」，那麼星洲政府還有「自主權」的可能嗎？而且更令人奇怪的李光耀曾大膽地說「勞工問題和內部治安權無關」，但東姑要「協助」星洲減少工潮却不是通過勞工部，而是叫內部治安部長去「處理」。事實是：若不是李光耀有意在這問題上欺騙人民，就是東姑已經公開吃掉諾言，不給「星洲有自主權」，兩者之中必其有一是實在的，那麼「合併」後「勞工自

主權」的把戲也就完全暴露無疑的了！

事實不只如此，一月廿六日，聯合邦內部治安部長伊斯邁醫生還在會議中，提出一項「內部安全修正法案」并已一連三讀通過了。據說這些「修正」主要是應付「合併」呢！在提出修正案時伊斯邁說：「政府的法定機構和政府部門由法律委任的人士或組織出任這些機關的職位，如內部治安部長認為這些份子的委任不利於聯合邦安全，部長有否決權拒絕他們的委任。這目的就是要防止共產黨嫌疑份子進行防範顛覆或怠工等活動……。」，這樣說來，即使是要討一份職業這個平常的事件就和「內部治安」有這麼大的關係，倘若依照行動黨領袖們那麼認錯的高明手法，把他們的「經驗傳授給聯合邦」，若有一位工友因深受失業之苦而對現實產生不滿，當他要向政府求職時就馬上會被認為是「共產黨嫌疑份子進行防範顛覆或怠工等活動」，因而失去就業的機會了。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求職問題就會變成「內部治安」問題，李光耀的「勞工問題和內部治安沒有關係」說法豈不是又在欺騙人嗎？不然聯合邦政府為什麼要修改「內部安全法令」？授給內部治安部長有這種權力？這樣一來，將來星洲政府要怎樣保持「勞工自主」呢？

事實畢竟是勝於雄辯的。聽了行動黨政府頭子們的廉價宣傳，再看看最近這些事實，我們就不難理解行動黨式「合併」後的所謂「保留自主權」者也，完全是一種蒙蔽事實的騙局而已！

執行權立規定，國會程序，國會為各州立法權，聯合邦選區，州立法會之權及登記與歸化為公民申請者宣誓書附表等共達廿項之多。這個曾經被聯合邦政府自吹是「一部最現代化的憲法，在英共和聯邦國家中最高進步，比較印度憲法更進一步」，而且也會聲言「因為人民已經採納憲法，不應輕率修改」的聯合邦憲法，自一九五七年實施至今僅僅四年時間就做了兩次的修改；而這次修改是比起第一次在一九六〇年的修改範圍牽涉得更廣，也是更大地影響人民生活的一次修改。

一九六〇年聯合邦憲法修改後規定「國會有永久的權力，當發現有大量人士，不論在聯合邦內或聯合邦外，有下列顛覆行動或威脅，(一)發動有組織的武力對付人身或產業，或促使大量公民恐懼之，或(二)煽動對國家元首或聯合邦政府不愛戴，或(三)挑撥各種族或階層的惡或敵意，或(四)以非法手段改變任何既定的法律，或(五)危害馬來亞的安全，國會得立法制止或防止之，包括驅逐出境，扣留，限制發言，結社及集會自由等並取消其基本人權的措施」。這種修改無疑是進

修改憲法與「自主權」問題

砂勝越工運發展迅速·工人覺悟日益提高

古晉職工會新舊執委移交會上檢討當前形勢及任務

砂勝越職工運動在最近幾年來在該地工人階級及工運者克服了殖民地法律的種種限制，衝破了重重困難，在惡劣的環境中終於茁壯地發展起來了。工運健壯發展，工人的力量更廣泛地組織起來，對該地人民反殖鬥爭將會發揮強大的作用是無庸置疑的，因為工運一向來都是社會改革運動中一股最具有作用的強大力量。因此，這對加強該地人民的反殖鬥爭是有重大意義的。

古晉職工聯合會是砂勝越工運中一個強大的組織，該會在上月間曾舉行新舊執委移交典禮暨新舊區代表聯歡茶會，該會正副主席丁秋明、林金聲；正副秘書陳存護、文銘權；正副總務劉意禮、鍾桂文；正副財政劉順勝、曾梅花及田兆震、田孝全、張東、謝德光等人皆在會上發表談話，發言者都猛烈抨擊「職工會修改法案」的不民主與不合理，并指今後工運發展前途將是困難重重，他們呼籲工人團結一致的克服人為的障礙，會議還討論了「大馬來西亞計劃」和檢討該會一年的工作情況。現將該會秘書陳存護及副總務鍾桂文的談話刊載如下：

副總務鍾桂文重申：

「職工會修正法案」危害工運 促加強團結應付嚴重考驗

該會副總務鍾桂文着重對「職工會（修正）法案」的問題發言。他說，大家已經談了很多，但是由於這種法案對本邦工運有至大且巨的影響，因此，再來談談這個問題是必要的。

修正原有法令的主要理由之一是：為了防止所謂「共產黨」及「不良份子」的滲透與控制職工會，這是不是真正的理由呢？在座諸位一定心裏有數，明眼人一定一目了然。大家都知道，在好多年以前，工運正處於默默無聞之際，工人對工會組織還沒有認識，也不知道工會會給工人帶來甚麼好處，更不知道造成我們生活痛苦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因此，那時候我們還沒有聽到有什麼「不良份子」或共黨滲透工會言論。可是近年來，工運已逐漸蓬勃發展了，工人的覺悟有了提高，工人對工會有了深一層的認識，參加了工會，從而壯大了工人的陣容，我們明白了工人生活痛苦根源是什麼。因而參加了改革不合理社會的運動中，發揮其無比的潛在力量，就在這個時候，也就是工人覺悟有了提高，有決心改造舊社會的時候，就在由於工會能為工人爭取很多利益而取得工人日益信任的時候，就有了什麼「共黨」「不良份子」滲透職工會的言論出現了。

你們想想看，當把問題前後連接起來，就會發現到，當工人的認識差，工運不發達時，就沒有「共產」「不良份子」，但是當工人有認識有覺悟而要求改革現狀，工運有了蓬勃發展和具有很高的威信時，就有什麼

「共產」，「不良份子」滲透和控制職工會。這好像是說，工人不應有認識，不應該會覺悟，甚麼事都不知道，甚麼事也不管，否則就是「共產」，「不良份子」，你們會相信這種說法嗎？

現在，還是讓我們來談談一下職工會修正法案的內容吧！我姑且把它分為四個要點來談：

（一）法案規定賦予工團註冊官巨大的權力：「職工會修正法案」的目的之一是擴大工團註冊官的權力，一個籌組中的工會或已經註冊而存在現有工會，當此法案實施後，只要他個人認為工會之章程或宗旨「不合法」或「不滿意」，那麼他就可拒絕或吊銷該籌組或現在的工會組織，試想所謂「不合法」，「不滿意」以何為準，憑個人主觀的認為「滿意」或「合法」與否，是不是會有偏向之嫌，賦予一個人操有一個工會組織的生殺大權是否公平合理？

（二）限制工團舉辦有關夜校及娛樂活動，關於工團創辦夜校的問題，以前我們提了許多，對於其好處我們不但討論了許多次並且我們也深深地體會到了。工團夜校三年來所取得的成績，廣大的工友們及社會人士亦非常清楚；同樣的娛樂活動帶來的益處，其成績凡關心工運活動的人都不會抹煞。但是，現在當局為什麼要來限制呢？大家一定會問，是不是政府願意看到我們工人永遠做文盲，永遠不能夠有學習文化的機會？大家一定會想，難道能豐富工人生活內容的娛樂

活動都是非法，都是有害我國人民的利益嗎？這些問題，大家一定會有正確的答案，在此無須多說。

（三）限制各行業工人聯合組織工會；將通過的「職工會修正法案」，對將要籌組或現存的各業職工會是非常不利的。因為其條件是苛刻的，如需要甚詳細的章程條文保護各業工人之利益啦，限制執委的產生方法及職權，工團註冊官得列席任何會議，且須報告任何會議的詳細記錄等等不民主條文，該法案一旦通過，本邦工運將面臨被分化的困境，各業工人的團結力量將會削弱與分化，經已註冊過之各業職工會之存在將受到很大的影響。

我們從來都認為，作為英國殖民地的砂勝越，工業極端落後，沒有許多大礦場，大企業，大工廠及大商行等等，各行業職工人數不但少且分散。因此，工人們的生活及權益要得到保證，唯有賴於各行業工人的團結一致，聚集力量於一起方有可能，現有之各業職工會所取得的成績就是鐵証。但是從「職工會修正法案」條文看來，我們看不出有加強各業工人團結的跡象，更難看出對各業工人更加有利之外，還未免令人懷疑，法案之目的是分裂工運團結之意圖。

（四）限制一個工會執委成員的資格：法案規定一個人不能成為執委，倘使他：一，未滿廿一歲；二，在該行業工作未達三年；三，被選舉五年內是某一被吊銷工會之執委或職員等。我們組織工會是為了保障工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工會就要有堅強苦幹的領導人。每一工會之成員都是平等，沒有任何等級的差別，因此，任何會員都有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只要誰是能忠心耿耿地為工人服務，不顧任何惡勢力之壓迫，誰就被選舉為工會負責人的資格。這是每一個工會會員的基本自由人權。

秘書陳存護指出：

砂工運由分散形成整體 吁致力於結束殖民主義

該會秘書陳存護發言時着重檢討我國工運發展情況和社會關係的一些問題。他說，由於我國工運的蓬勃發展，工友們的覺悟水平已經大大地提高了。前幾年，當人們提到「政治」的字眼的時候，大家都像怕洪水猛獸一樣，也有些人認為政治嗎，那是讀書人有才學的人去搞的事情。可是到了今日，情況就不同了，不只是廣大的工人及其他各階層的人民，越來越多地參加了政治團體的活動，同時也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要生活過得幸福，只有讓人民掌握自己的政治命運——即結束殖民主義，維護世界的持久和平。

在他提到職總的成立和作用時，他着重指出：以前我們第一省的工運雖然是步伐一致的，但是為了要達到同一步驟，通常都是採取臨時的談話方式，如聯合慶祝「五一」就是由各工團派代表成立籌委會負責推動工作，可是自從職總成立之後情況就不同了。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的工運已經由分散的整個形成了整體，所以我們的步伐更加一致了，同時這種一致的步伐和政策，更引起我國其他省份工人的注意，所以職總的成立，也就形成了我國工運的中心。

由於我們第一省職總的成立，我們和汶萊的兄弟工團，聯繫加強了，在我們成立的時候，他們代表提出要成立三邦工運諮詢委員會，互相研究有關工運發展的問題。最近

但是，法案的規定却造成這種情況，每一工會將有兩種階級的會員，一等會員是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二等會員是只有選舉權而沒有被選舉權。這樣一來，一個工會組織在成員資格上就有了矛盾，而這矛盾却又是法案所賦予的，先家試想，這是民主合理的嗎？

剝奪了工會成員的平等自由權利的作為，要硬說成是為了「防止」所謂「共黨」，「不良份子」的滲透與控制，無論如何是說不通的。

好了，談了這麼多關於法案的內容。也許大家會問為甚麼要將該法案展延至今年度第一次立法議會通過呢？是不是當局會撤消此法案？

據報章的報導，展延談論是因為，一方面有人提出說法案的提出太過急促，另一方面是要考慮勞工諮詢局的意見，但是，不管是甚麼原因，主要的是全體工人都劇烈反對這法案，都抨擊這法案不民主，不合理。工人的反對是主要的。可是，我們不能存有幻想，以為，法案一定會被撤消或者修改到符合工人的利益，從過去的經驗，也許可以這樣肯定這法案一定會被通過的。所以，如果大家存在着天真的幻想，這是一種不實際的想法，是錯誤的想法。

正當工運面臨嚴重考驗，被分化的時候，工運的前途是艱難的，是困難重重的。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第一，向廣大工友們解釋法案的實質與其對工運的不利方面，從而使他們更積極支持工運的任何正確決定；第二，加強團結力量，更加積極搞好會務工作，使會務工作取得更輝煌的成績，從而更加顯示出各業工人的宏偉團結力量和組織各業職工會的無比優越性。

讓我們在這新的年頭裏團結的更堅強，面對一切打擊。

馬來亞的大衛先生和星洲的巴尼先生都和我們見了面。相互交換工作經驗；同時，外埠的新聞界也關心我會的活動，時時反映我們工運的動態，這就說明，我國工運的發展不是孤立的，我們已經受到更多的工人羣眾的支持與關心。

再提到本市的工運所獲的成績時，他指出：工友們的認識提高後。碼頭工友聯合會和搬運工友聯合會除經進行合併，目前在該工運的正確推動下，以前只有二百多名會員，現在已經增到五百多名。這就是一個大勝利，如職總為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首創慶祝「三八」婦女節，又如一些工團在發展文娛活動上，成立了乒乓球隊，興建籃球場，和舉行演說比賽及歌唱比賽，這些都提供了會友們的健康文娛活動，豐富了會友們的生活內容。

他尚提到本年工會處理了好幾檔工友糾紛，其中特別值得一提是海港局的開除二十多名工友事件；在碼頭工會的交涉下，結果當局收回成命，這就說明了，工人要生活有保障，一定要投到工會的懷抱裏來。

在提到馬來西亞問題時，他說我們職總會發表了聲明，這聲明完全反映了廣大工人的意見。這種意見和我國廣大人民的意見是相一致的，所以儘管人家怎樣講得天花亂墜，我們的步伐是並不紛亂的。

馬來亞職工總會向政府提備忘錄 促政府展緩提出修改憲法動議 對公民權等修改提出反對理由

馬來亞聯邦政府於上月初提出修改憲法條文，被修改中包括公民權等多達廿項，它不但對聯邦人民的影响極大，正當「星馬合併」爭論日趨激烈之際，這次修改也必然引起我邦人民的緊密關注，修改動議目前在聯邦國會中正展開熱烈爭辯，由於聯盟政府在國會中擁有三分之二的多數票，修改動議獲得通過，是沒有疑問的。

馬來亞職工總會向聯盟政府提呈備忘錄，促請政府展緩提出辯論，以便讓人民有充分時間研究這些修改，并給人民有提供意見的機會。該會對數項修改提出反對理由：

- （一）當然公民（本地出生者）——憲法修正案獲得通過後，尚使任何人士在本邦出生時，其父親既非一聯邦公民，亦非入境後獲得合法准許在本邦永久居住之人將不能成為公民，這就是說，根據出生地可成為公民之權利（即本地出生者之權利），只限於公民之子女，以及雖然在本邦永久居住，但非為公民者之子女，可享受之。事實上，此項原則，已為英聯邦各國及美國所接受。
- （二）廢除登記取得公民權之辦法——此舉使已在獨立日在本邦居住，但非在本邦之人士，遭受不必要之痛苦，廢除登記取得公民權的辦法，可以說是政府的失敗。
- （三）公民之妻——修正案規定，與本邦公民結婚的婦女，必需證明她曾在在本邦連續居住二年，品行良好及有意在本邦永久居住，方能取得公民權，此舉已使公民之妻遭遇不必要之困難。
- （四）公民權之褫奪——修正案規定，任何公民被褫奪公民權時，其未滿廿一歲之子女之公民權，亦可能被褫奪，這是政府限制公民權給予之又一例子。
- （五）選舉委員會——修正案對選舉委員會所作之建議，將破壞了該委員會之獨立性，且使本邦之政治前途，甚為危險。

我們不管做什麼事情，並非如願以償或順利地完成，反之，我們所遇到的困難會非常多，但是，這些困難，只要我們好好的去克服它，那麼，也就沒有所謂困難的存在了。因而，我們最担心的倒是有這些困難，不敢面對着這些困難，竟然避難而逃遁了，這種現象是很不好的，所以，我們不應該有這種不良的現象。

不管擺在我們面前的困難是如何的艱鉅，但只要我們有一顆剛毅，不怕困難的決心，這些困難是不會嚇倒我們的。俗語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是一句至理名言，可以作為我們今後遇到困難時的警言，和解決難題的啓示。

既然，我們懂得困難的癥結所在，那麼，我們該怎樣去克服它。在這里就我遇到的難題，或面對的困難來談談罷！

首先讓我從語文（其中包括華，巫文）方面談起，有句話說：「萬事起頭難」就是這個道理。當初我學習語文的時候，所碰到的困難特別多，為什麼呢？追究其原因，不外由于我本身沒有語文基礎，才會遇到很多的困難，這是無可否認的。但是，在這種情形下，我並沒有因為語文基礎不好，面對的困難特別多，而退却不敢向前；相反的，我提起勇氣，具備信心，面對着眼前的困難，或即將來臨的困難，（這是意料中之事）不慌不忙地，很堅定

地去克服它，這樣一來，困難便被克服了。但，是否今後再也沒有了困難呢？問題並非那麼容易，困難始終會跟着我們的，這只意味着克服了一個困難，緊接着還有許多新的困難來臨，也同樣要堅決地克服它。我也堅信，困難是能夠克服的，只要不害怕艱苦。所以，在語文方面的許多困難，我都一一克服了，時至今日，我的語文程度約略有些進展，這是幾年來，在語文方面遇到的困難而克服過來的一個實例。

除此之外，世界上著名的文學家，發明家，音樂家等等，他們的成名，並非不費吹灰之力或輕而易舉得來的，反之，他們也同樣的面對更多，更大的困難，但是，這些困難都畢竟被他們征服了，終于成了有名望和對人類有所貢獻的偉大人物，這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因此，我們做事情，不應估計困難在先，毫無疑義的，我們亦不可否認困難的存在，因為我們先估計困難，往往會失去信心，不敢邁進，這樣一來，事情終究是不能辦好的。所以，我們應逐步去克服它，正如克服了小困難，再克服更大的困難，這也就是亦步亦趨之概。因而，一切的困難也就迎刃而解了！

誠然，我們能經得起困難的考驗，一切的一切都會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碾轉過去，而即將帶來的，也就是美好的明天。



我克服了困難

黃聯儀

從新春開始



——給睡夢中的朋友——

瞧！他也拋棄了那無聊的生活；離開會窩蝕他心靈的蛀蟲。看！他已經開始了鬥爭的生活；負起了每個人所應有的責任。啊！他不就是咱們的好榜樣麼？理智的朋友！新春就是新的開始，從這個新春開始，咱們該加緊學習，提高工作能力；為崇高的理想而工作，未來的新社會而奮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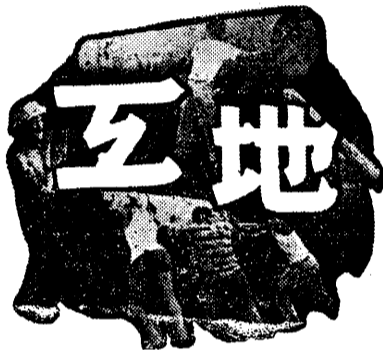
努力吧！在受着苦難煎熬的工友，讓咱們從這個新春開始，為咱們共同的信仰；未來美好社會的誕生，更緊密地團結，更積極地工作。

——給其他的朋友——

朋友！咱們脚下的路是誰開闢的？這是前人底血汗積成的。幸福的日子將由誰去創造？那是由你，由我，由大家。來吧！從這個新春開始，加緊學習，充實自己，從新春開始參加到羣衆的隊伍裏去吧！

——給鬥爭中的工友——

看！鮮紅的太陽已出現在馬來亞的天空。



在慰問一位工友的歸途中，我在想：為什麼一些人偏不信醫生的治療，而去求神鬼開藥方，因而斷送了寶貴的生命呢？自古以來就不知有多少無知的人們死在偶像的手里，這一切的罪過應歸誰呢？一天下午，天空佈滿着黑沉沉的愁雲，好像是為誰哀悼似地，我們帶着悲痛不安的心情起程去訪問一位死去父親的工友。路上大家顯得很沉靜，走着走着，不知不覺已來到一間不大美觀的亞答屋前，這時屋裏走出一位愁容滿臉的人來，他一見我們，就招呼我們在屋裏坐下，唉！滿屋都是憂愁的氣氛。「素英（高年班的學員）姊姊呢？」她剛出去，快要回來了，」話剛說完，她媽媽帶着頹喪的臉回來了，我們都站起來，異口同聲：「亞嬌回來了！」

活着苦，死的慘

·思·

「你們真好，這樣關心素英的遭遇，我不知道要怎樣感激你們才好呢？唉！凄慘呀！全家經濟都靠他爸一人維持，如今他死了，以後一家大小的生活不知要怎樣過呢？這次不幸的事情，幸虧得到鄰居親戚朋友和你們幫忙，可是以後……後要怎樣辦呢？」她邊說邊哭，最後已泣不成聲了。「亞嬌，不好太傷心，人已死，悲傷也沒用，以後的生活雖然很痛苦，但是生活在這種惡劣的環境里，不知有多少人還要比我們更加慘呢！他們住沒得住，吃沒得吃

，穿沒得穿，整天過着流浪飢寒交迫的生活。」

「亞嬌，素英爸患到什麼病才逝世呢？」由於亞嬌哭的厲害，坐在旁邊的叔叔代替回答，是這樣的：由於整日勞作過度，吃得粗飯稀粥，沒有好的東西吃，長年累月下去就這樣病倒了，起初是手脚臉部都黃腫，不久，胸前也疼痛，那時家里人立刻去問神；問他的病是否有危險？神講不要緊，開一味藥給他吃，病就會馬上好。但是吃了好幾回，病狀未見有起色，反而更嚴重了，後來才送去給私人醫生看，醫生檢查後說：他的病是因日夜操勞過度，又缺乏營養所致，如吃了些藥丸和藥水，打針不見效的話，就要馬上送去中央醫院求醫，否則有失掉生命的危險」。家人嚇得要命，馬上把他送去中央醫院求治，在院裏住了幾天，病的確有好轉些，但是他在醫院里，一直叫喊着要離開這罪惡悲慘的人間，了結一切的痛苦，那時他已恨透這個人間，於是對於醫生吩咐不可抽煙，他也不管拼命吸煙。由于吸煙過多，不久就真的實現他的願望——和家人永別了……。」

「這次的喪事費，醫生費，拜神及零用錢花了不少！叫我怎樣活下去呢？以……以後我簡直不敢想下去。」亞嬌悲痛的聲音，淒涼的情景，引起我們無限的同情，此時此地，我們只能用語言安慰她。

「亞嬌，不好再難過了，好好地照顧自己的身體要緊，今天，我們生活會這樣痛苦，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社會造成，尤其是「紅毛鬼」，他們將我國的經濟土地都佔領了，他們剝奪了我們的財富，促使勞苦大眾個個痛苦，所以今後勞苦大眾應團結起來，將這些吸血魔鬼一一消滅掉，我國才能擺脫這種悲慘的生活！」

由于時間已不早了，我們只好帶着非常悲憤難過的心情向他們告辭回家。

如我當真參加「志願軍」，舍莉還喜歡我嗎？阿敏娜：那麼說，你要參加「志願軍」啦？保衛國家，是為了得回未婚妻？當心，如果你報了名；你真是個不幸的人兒。因為「志願軍」並不是為我尋對象而設的，而是為了崇高的理想和利益。蘇波諾：是，我知道。是這樣，我的名字已登記了好久，但是舍莉不曉得，我不敢告訴她，妳是知道的，女人的心。阿敏娜：嘿嘿，現代的女人可與過去的女人不同，波諾，男人剛好相反；過去英勇，如今胆懼。蘇波諾：別這樣，阿姊，聽我說，多少日子

以來，我的身體已檢驗，且被接受，而昨天來封召喚信。再過一小時，我就要去訓練所。

阿敏娜：當真？蘇波諾：真的，阿姊，這是召喚信（隨即交給阿敏娜一封信，阿敏娜閱讀，過後微微笑，拍拍蘇波諾的肩膀，把信交還他）

阿敏娜：現在你可以作我的弟弟啦。蘇波諾：但是怎樣使她曉得？阿敏娜：坦白地對她說，她一定高興有個像你這樣的未婚夫。（中）

（印）Armija Pane 編著

希克馬譯

我們是女人 (獨幕劇)

母親：幸好妳是個女子。阿敏娜：我也是一樣，假如我是個男子，我馬上參加「志願軍」。我覺得沒有任何責任比保衛國家，妻子，兒女和父母更崇高。母親：妳的談吐簡直像男人。舍莉：不僅僅像男人們，媽，簡直像個野孩子！母親：天啊！舍莉：是的，媽，如果我們不這樣，還指望誰呢？瑪穆不可能，波諾也不可能，爸媽真倒楣招入這種女婿。（說完，她就走出去。突傳來一陣孩子的哭聲。母親聽見，就馬上起身走出去。）母親：（一邊從桌上接過報紙）妳的丈夫在那里？阿敏娜：剛才在散步，爸，他感覺屋裏悶熱。（阿敏娜聽見她母親叫她，就走出去。舞台剩下她父親一個人在閱報，他把報紙拿着距離眼睛很遠；接着在衣袋里找尋眼鏡，找不着。嘆了一口氣，站起來，拿了報紙走出去。）（舞臺這時呈現一片空虛，僅聽見舍莉在唱「衛國隊」歌。瑪穆進內，聽見這首歌曲，呆了一陣，然後微微笑，跟着唱了起來。舍莉的歌聲漸漸逼近，不一會兒，舍莉進來了。）舍莉：呵，他！保衛民族的戰士……懦夫！也跟着唱起「衛國隊」歌？瑪穆：（立刻把手指放在唇上）噓！（慢慢地）敏在那里？（趕快招呼舍莉坐下。）舍莉：（大聲）在里邊，催帶入眠。瑪穆：噓！講輕點，媽和爸呢？舍莉：爸在閱報，媽在廚房。瑪穆：我有話對妳講，但妳肯幫忙嗎？舍莉：幫忙？懦夫，我不要。瑪穆：噓，別大聲嚷！妳剛才唱「衛國隊」歌。舍莉：噓，妳也是！不過，在你的心里更喜歡避開「衛國隊」，對嗎？瑪穆：原來妳特別喜歡佩上手鎗的阿哥。舍莉：不須要手鎗，手榴彈夠了。祇要我的阿哥有勇氣保衛國家。瑪穆：若是這樣，妳是喜歡妳的阿哥加入「衛國隊」的。

舍莉：在「衛國隊」里擔任伙食管理員也行；然而，我感覺妳一定拔步奔逃，假如當敵人的飛機在……在北極上空時。瑪穆：別開玩笑，舍莉，咱們談真的，妳知道妳的姊姊想法如何？舍莉：什麼想法？瑪穆：若是我參加「衛國隊」。舍莉：不可能，你是懦夫，要參加？從遠遠的地方瞧你的樣子，人家就會吩咐你回到妻子的身旁；守在廚房里好了，別多談吧！瑪穆：你還不相信，我已經接到召喚信，再多一小時我就要起程。舍莉：（驚奇）起程？去那里？瑪穆：去訓練所！舍莉：去訓練所？練習體操？瑪穆：妳真傻，「衛國隊」的訓練所。（舍莉驚奇望了片刻，接着想喊聲「萬歲！」可是，咀巴立刻被瑪穆蓋住。）瑪穆：你說說吧，敏的想法如何？許多日子以來，我一直要說出；我已報了名，已檢驗了身體，且已接受了。而昨天接到召喚信，但是，我的心里害怕跟她談起。舍莉：戰士經常要在戰場上英勇向敵人作戰，而現在倒害怕起女人們來啦。瑪穆：妳設法使我曉得她的情感，假如我這樣做，她喜歡……。舍莉：她當然喜歡！瑪穆：但是，我還是不信，我要自己從她咀里聽到；然而，我不敢問。舍莉：（像在思索，一會兒）這樣吧，阿哥，你躲進衣櫥里，等我帶敏來這里，我和她在這里交談，如果她說出高興你參加「志願軍」，你就出來。瑪穆：（大笑）好吧。（隨後她就躲進衣櫥里，從里面上鎖。舍莉走出去，邊走邊唱「衛國隊」歌。過了一陣，敏從右邊進入，剛巧碰見蘇波諾垂頭喪氣從左邊進來。）阿敏娜：呵，波諾？好嗎？幾時參加「志願軍」？蘇波諾：（把手指按在唇邊）噓！（慢吞吞地）我有幾句話要向妳說。阿敏娜：我已曉得，你是要求我來調解。蘇波諾：不是（憂慮），事實上是這樣，假



經濟獨立的重要

·林捷·

「捷！梅蘭要結婚，不要做工了」，我聽了這消息，心里非常沉重，好久，好久也說不出一句話來。這種又喜又悲的「新聞」已經不是第一次聽到，而是幾百次了。

結婚是每個人的權利，任何人也不能反對，也沒有權利反對；然而，工作是每個人的義務，當有人要放棄工作，輕視勞動時，我們就要討論和研究了。

目前，有一些廠的女工，當她們一結婚，就馬上辭職離開工廠，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並且是值得大家重視的問題。她們辭職不幹的原因，大概有二點：

(一) 依賴性。這些姊妹認為結婚有了「靠山」，找到了「長期飯票」；有了「長期飯票」，生活就沒問題，何必再往工廠辛辛苦苦的工作呢？人生不外是為了吃得好，穿得美。所以，她們找對象的先決條件是「錢」，能賺多錢就好了，其他的問題暫時別去管它。她們往往親身將自己的獨立人格奉送給男人，心甘情願受他們擺佈。這是愛享受的思想在她們腦袋里作怪。

(二) 不好意思。一些姊妹結婚了，的確很想繼續回廠工作，她們也深深體會到勞動的好處，與姊妹們生活在一起的可貴，經濟獨立的重要，然而，却遭受丈夫和家婆的反對。他(她)們覺得娶了妻子或媳婦，再讓她們在外拋頭露面，實在有點不成體統，既使自己不反對，也會被左鄰右舍道長說短，譏笑養不起老婆或媳婦，所以為了顧全面子，無論如何也要束緊腰帶，忍痛勸妻子或媳婦不要再去做工。身為妻子或媳婦者，目睹耳聞這一切，也甚感為難，不得不遷就，暫時打腫臉皮充胖子。這種表現是「臉皮」在臉上作惡。

幾千年來，婦女被壓迫、被束縛、受人侮辱、受人欺凌的真正原因，不外是經濟不能獨立；因此，婦女要求得解放，首先要有獨立的經濟地位，要是自己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就不可能達到婦女的真正解放。這是淺而易解的道理：譬如家中有兩位姐妹，妹妹有工作做，姐姐失業在家，毫無疑問，她們倆在家庭中的經濟地位，一定不平等，父母親總會比較疼愛妹妹，讓她多一些出入的自由，同樣的，妹妹在家中的發言，也必然

會受他們的重視；相反的，姐姐一定會被父母視爲無能，不是開口說「沒用」，就是閉口罵「飯桶」。試想想：這樣的一位姐姐難道她不想離開家庭嗎？可是沒有錢，想走也走不成，所以只好把自己的青春和智慧，無聲無息的埋在廚房里了。一個人在家庭中，沒有了獨立的經濟地位，不能自由參加社會活動，也就不能增加自己的認識，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

在家庭中，夫婦如果都有了職業，男的人有工作，女的也做工，共同負擔家庭的生活費用，雙方在家庭中有經濟地位，講話也就有「勁」了。尤其是在當前的社會，男人常常輕視女孩子，喜歡就娶她們爲妻子，不喜歡就像丟「破鞋」一樣，不費吹灰之力拋進垃圾桶里。曾經有這樣的一位姐妹：她本來是在工廠做工，婚後放棄工作，不久，不忠的丈夫欺她不會賺錢，就在外討了小老婆，還帶回家來示威說：「有本領你就走罷！沒有我，你喝西北風去了。」我們這位姐妹曾經想離婚，遠走高飛，然而，結果還是走不掉，逃不脫，飛不起。其中主要的原因是

我不到工作。現在她日夜在流淚中渡過淒涼、孤單的歲月。

從以上的實事看來，姊妹們的經濟獨立是很重要的，所以，當我們有了一份職業，尤其是在失業浪潮澎湃的今天，我們更應該重視它，不要隨意放棄它。

我們應該了解，婦女的解放一定要依靠自己，首先要積極的學習各種勞動生產的知識，走出廚房參加社會活動，只有婦女自己起來鬥爭，獨立的工作，在經濟上有了地位，這樣才能衝破過去封建禮教加在婦女身上的束縛；從依賴男人的惰性，等待別人幫助的企望，以及貪圖享受等的落後思想意識下解放出來。否則婦女只爭漂亮，爭享受，結果仍然只有依靠男人吃飯，婦女解放的理想自然就難於實現了。

姐妹們，爲了本身的自由和獨立人格，更爲了廣大婦女的解放，我們要克服愛享受的思想，打破愛面子的觀念，說服丈夫或家婆，勇敢的投入勞動隊伍中鍛煉自己，團結各個角落的姊妹，共同爲婦女的解放而奮鬥。

，可是，她爲了反殖民主義，而不得不忍痛犧牲個人的利益；離去丈夫，別去孩子，冒着生命的危險，去參軍殺敵。

姊妹們！讓我們學習她那自我犧牲的精神：工作需要我們的時候，應毫不猶豫的去迎接工作；工友呼喚我們的時候，應即刻伸手去援助，不要太過輕視自己的力量，更不應該顧慮多多，過份強調個人利益和家庭利益；當工會號召我們去參加學習時，應學她那種放得下家務的精神，不要推三推四，以沒有時間來做藉口，而放棄學習。婦女如果不學習，不求上進，整天團團轉在家務堆里，那永遠也鑽不出頭來，一輩子也翻不了身。

最後，盼望身爲丈夫的男士們，不要爲了個人的溫暖，個人的享受，死死把妻子或愛人關在家里，不讓她們出來工作，不允許她們出門學習；相反的，應該鼓勵她們努力學習，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大家共同攜手前進。如果，當你們心中還有疑懼的話，可以沉靜思量：人家的妻子可以遠渡印尼，自己的妻子或愛人難道去工會工作和學習都不可以嗎？

「你嫁給我，過了二三年，我一死，財產都屬於你的，那時候，你還年輕，你喜歡嫁誰就嫁誰，多麼幸福呀！」就這麼一些話，震動了瑪達拉整個的心。她答應嫁給老頭子了。

老頭子雖未像他預言的那樣早死，但七年後，他終於死了，她愉快的去找安得爾，想重溫舊愛，要安得爾當莊園的主人，但安得爾坦然拒絕了，並說：「你有兒子，等他長大了，會當莊園的主人的」。瑪達拉不了解安得爾對愛情的看法，反以爲安得爾怕她兒子長大了，得不到財產而拒絕她的愛，於是，她開始恨她的兒子，兒子病了，她不管，兒子活活的被折磨死了。她想這回總可以與安得爾成雙對了，然而當她再去找安得爾時，他只冷冷的對她說：「瑪達拉，再見了！」頭也不回的就走了。她只好失望的回到死寂的屋裏。

過度失望使她神志恍惚了，連風吹窗簾燃着了桌上的燭火，她也不知是什麼回事，結果，財產燒盡了，一切都完了。瑪達拉帶着一顆破碎的心，踉蹌的走到懸崖上，往下一躍，從此再也看不見她了。

瑪達拉雖已死了，但她的病菌——虛榮病菌，却沒有隨着她去而消滅。我們周圍的姊妹們，許多不也染上這種病嗎？病態雖不同，程度有差別，但若不趕快醫治，誰又敢斷定不會落得像「瑪達拉」的下場呢？

這使我想起了：我家隔壁的小玲，她也可說是一個勞動階級的女兒，父親是一間工廠的工人，她是一個女工。一家三口（一個媽媽），就靠他父女兩人的收入來維持，生活勉強過得去。小玲平常不但省吃，還善於

工作不可停止

小徽：當我拿起筆來寫信給你時，你的舉動與影子不時呈現在我的眼裏；那天，你受了一場難於自辯的委曲，恰巧碰上我這個知己，滿肚子的牢騷，一口氣就要向我吐盡。你緊握拳頭，咬住牙關，咀唇在抽抖，雙眼不知在瞪着誰？你當時那副神氣就足以說明你只準備「發洩」胸中的悶氣，不準備「吸收」勸告。朋友！我了解你，也知道你的脾氣，所以我只說了這麼一句話：「由他們去講吧，事實勝於雄辯」，就走了。可想而知，隨着我的離去，你會說這麼一句話：「真簡單，談何容易。」

我知道你當時餘怒未息，甚至連我也生氣在內，但我不怪你，也不會不理睬你。今天，我用文字來表達意見，相信你會見怪吧！

好動善談的你，滿懷熱情積極工作，希望創出工作成績來，但由於你負責的工作職位是主任，小王是秘書，工作上需要經常在一起研討問題，所以問題就來了。周圍一些朋友開起你的玩笑或諷刺你，說你「心中的春天已來臨」，你的「工作有收穫」甚至當你們在一起研討問題時，他們會突然「撤退

」，使你陷入窘局，你生氣極了，喊着要辭職，要調換職位。

小徽，那天你的確太激動了，當然，我也不希望你像阿春姐那樣，沉默不語，暗暗抽泣，盡量疏遠「被嫌疑」的同事，對工作漸漸消沉，對周圍朋友感失望。她這種無形退縮與你的「索性不幹」，後果都是一樣；這是對團結不利；對工作有損。

你是一個熱愛工作的姑娘，怎麼受這麼一點委屈就氣餒呢？我們應該學習我們的李大姐那種謙虛，冷靜的精神，她也不嘗過你這種味道嗎？但她却不把它看做一件比工作更爲重要的問題，她認爲這只是生活枝節上發生誤會吧了。如發生這類問題，首先應自我檢討一下，在態度上有什麼缺點使別人生疑，如有應立刻糾正，然後，擴大我們友誼範圍，更積極的工作，時間是我們最好的証人。

你是知道的，李大姐被誤會的事，現在已如熱光照射下的冰塊，融解消失了。

拋棄工作，迴避夥伴，來解決這種問題都是不正確的，應讓純潔，燦爛的友誼花朵在男女朋友中，盛開怒放。

讓我們記住這麼一句話：「在工作中，盡可以生氣，可以高興，但不可以停止」。緊握友誼之手

·妮兒·



虛榮，毀了你！

·憶玲·

「春寒」這本書，我翻到最後一頁時，我的手是那樣的沉重，眼前彷彿突然出現一羣「瑪達拉」式的病菌，向我圍襲，使我不由自主地猛地把身子一歪，避了過去。

瑪達拉是這本書的女主角，她美麗，活潑，愛上農莊上一位年青勤勞的小夥子——安得爾。但每當安得爾向她求愛時，她總是不肯果斷的答應，因她腦袋裏老是有着這麼一個問題：「跟一個窮小子結婚會有幸福嗎？」

有一天，莊園的主人，一個有錢的老頭子向她求婚了，開始她是帶着冷笑而拒絕了，然而當老頭子說了這麼一句話：「你嫁給我，過了二三年，我一死，財產都屬於你的，那時候，你還年輕，你喜歡嫁誰就嫁誰，多麼幸福呀！」就這麼一些話，震動了瑪達拉整個的心。她答應嫁給老頭子了。

老頭子雖未像他預言的那樣早死，但七年後，他終於死了，她愉快的去找安得爾，想重溫舊愛，要安得爾當莊園的主人，但安得爾坦然拒絕了，並說：「你有兒子，等他長大了，會當莊園的主人的」。瑪達拉不了解安得爾對愛情的看法，反以爲安得爾怕她兒子長大了，得不到財產而拒絕她的愛，於是，她開始恨她的兒子，兒子病了，她不管，兒子活活的被折磨死了。她想這回總可以與安得爾成雙對了，然而當她再去找安得爾時，他只冷冷的對她說：「瑪達拉，再見了！」頭也不回的就走了。她只好失望的回到死寂的屋裏。

過度失望使她神志恍惚了，連風吹窗簾燃着了桌上的燭火，她也不知是什麼回事，結果，財產燒盡了，一切都完了。瑪達拉帶着一顆破碎的心，踉蹌的走到懸崖上，往下一躍，從此再也看不見她了。

瑪達拉雖已死了，但她的病菌——虛榮病菌，却沒有隨着她去而消滅。我們周圍的姊妹們，許多不也染上這種病嗎？病態雖不同，程度有差別，但若不趕快醫治，誰又敢斷定不會落得像「瑪達拉」的下場呢？

這使我想起了：我家隔壁的小玲，她也可說是一個勞動階級的女兒，父親是一間工廠的工人，她是一個女工。一家三口（一個媽媽），就靠他父女兩人的收入來維持，生活勉強過得去。小玲平常不但省吃，還善於

「揩油」，把錢省下來，就在裝飾方面大下功夫了：「尖頭鞋」，「玻璃鞋」，「熱帶裝」，「太空裝」一一都趕上時代。可是，要是那位工友勸她樂捐，去幫助工友們，當你未開口，她就先搖搖頭一口拒絕了。

她自己經常對人家說：「我的手指尖尖，臉孔圓圓，生來就不像工人，準是投錯娘胎」。她多麼希望找到一個有錢的丈夫，來把「自身翻」。遇到勞苦小夥子，她都不放在眼裏。她的心裏總是在盤算：這家少爺未娶親或那家少爺無對象。她這番苦心，總算沒落空，她終於成了大殷商的媳婦，馮家的大少奶奶。出入汽車，吃、喝、穿、用、只須呼喚佣人就得了。丈夫對她是那麼體貼，她心滿意足極了，真是「三世修來的好德」。

四年過去了，小玲變了，她變成一個憂悒，頹喪的婦人。她丈夫先變了，過去對她的那種溫情，早已放進冰櫃了。每晚三更半夜才回來，小玲多問一句，他就顯出不耐煩的說：「不要管我的自由，你也可以去到三更半夜才回來，我不會干涉你的」。慢慢的連家也不回了，小玲噙噙一下，他就冷聲的說：「不滿意，你可以提出離婚呀！」就這麼一句話把小玲的嘴塞住了。他知道小玲不敢提出離婚的，她捨不得她的兩個孩子，她只好忍受丈夫的欺侮。這還不止，她還要遭受那勢利的家姑的白眼，她經常當着她面前對人家說：「你們說她瘦了嗎？我家本來就配不上這樣的媳婦」。這話的意思，小玲聽得懂。但是有什麼辦法呢？只好在沒人看見的房間內暗暗哭泣。

小玲所幻想的「幸福」和「美境」，就像曇花一現。她現在除了吃的好，穿的美，替馮家裝門面外，陪伴着她的，只有那一顆空虛的心，和那永遠纏綿不脫的悔恨。雖然孩子能給她些微的安慰，但得來的就是這樣一個名字「有丈夫的寡婦」。

親愛的姊妹們！小玲，瑪達拉，愛虛榮的下場，是我們的最好教訓。我們應培養樸素，節儉的美德，我們是勞動人民的女兒，我們貧窮、受苦，我們渴望幸福，自由。但我們不該幻想不義之財，尋求不勞而獲之捷徑；諸如：賭萬字票，買馬票，嫁有錢丈夫來取得「幸福」，我們應用我們勞動人民的力量與智慧來創造！來爭取！唯有廣大的勞動人民都取得幸福、自由、我們個人的幸福，自由才能取得，才有保障。



姊妹欄

當看到徐詠璋要去印尼從軍，解放西伊里安時，我的血液奔騰，心胸激動：一個有丈夫的妻子；一個有四個孩子的母親，不戀家庭的溫暖和離別的痛苦，離鄉背景，英勇報名從軍。這舉動太使我感動了！

回顧我們周圍的姊妹，不是打扮的花枝招展，就是藉口多多，理由重重：當工會需要她們出來幫忙工作，或號召她們來參加學習時，喜歡隨口提出：「我已結婚的女人啦。」「我有孩子要照顧家務啦。」「丈夫，人家婆不肯啦。」等等，真是無奇不有的道理一大堆。大家想想：難道這位姊妹沒有家，沒有孩子嗎？不！她和每位婦女一樣，有丈夫，有活潑可愛的孩子，也有一個溫暖的家

工作不可停止

小徽：當我拿起筆來寫信給你時，你的舉動與影子不時呈現在我的眼裏；那天，你受了一場難於自辯的委曲，恰巧碰上我這個知己，滿肚子的牢騷，一口氣就要向我吐盡。你緊握拳頭，咬住牙關，咀唇在抽抖，雙眼不知在瞪着誰？你當時那副神氣就足以說明你只準備「發洩」胸中的悶氣，不準備「吸收」勸告。朋友！我了解你，也知道你的脾氣，所以我只說了這麼一句話：「由他們去講吧，事實勝於雄辯」，就走了。可想而知，隨着我的離去，你會說這麼一句話：「真簡單，談何容易。」

我知道你當時餘怒未息，甚至連我也生氣在內，但我不怪你，也不會不理睬你。今天，我用文字來表達意見，相信你會見怪吧！

好動善談的你，滿懷熱情積極工作，希望創出工作成績來，但由於你負責的工作職位是主任，小王是秘書，工作上需要經常在一起研討問題，所以問題就來了。周圍一些朋友開起你的玩笑或諷刺你，說你「心中的春天已來臨」，你的「工作有收穫」甚至當你們在一起研討問題時，他們會突然「撤退

一點一滴



在勝利的道路上邁進

——東海酒店工友第七屆聯歡晚會——

正月八日晚上十二時，東海酒店工友循例十分隆重地舉行了富有戰鬥意義的「第七屆工友聯歡晚會」。

當晚宴會的場面，佈置得十分精緻，五顏十色的彩帶、彩球，紙質的金鐘、銀鐘，配襯得琳琅滿目，真是出色，在銀色燈光的照射下，閃耀着萬道光芒。嘉賓們無不由心地欽佩東海酒店工友佈置功夫的「到家」。還有那象徵東海酒店工友榮譽的三隻銀杯，更是傲然地矗立在覆蓋着雪白台布的四方桌上，閃閃發光。

宴會的內容也極豐富，以名貴的「沙爹」為主，燒雞為副，十足可稱為「馬化」的「沙爹」宴會。以「一切馬化」的口號響徹雲霄的今天來說，其意義更見深長。

赴宴的除東海酒店全體工友外，尚有會務顧問，總會代表，第一分會全體區委，酒店行業代表，和資方代表，情況熱烈。並攝有一張集體照片，以留紀念。

究竟東海酒店工友舉行第七屆聯歡晚會的來歷是怎樣的呢？這正如宴會上東海酒店幹事會主席林尚廷工友所說的話，需從一九五一年說起。

首任經理·美國酒店專家

東海酒店於一九五一年開辦，當時資方——國泰機構自香港聘來一位所謂酒店專家林某當酒店經理。說起林氏的來頭，可真不小，據說他曾負笈美國，專門研究酒店經理學問。學成歸國後，便榮任當時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上海著名的國際大飯店的總經理來。他曾屢次當眾誇耀，這飯店擁有房間四百，職工千餘，藉以顯示：如此宏大的飯店經理，若非專家，豈能勝任。當然，在當時的酒店業圈內，林氏的名頭是紅透一時了。

可惜，好景不常，大陸變色，國民黨政

府撤離大陸逃去台灣時，他也跟着淪落在香港吃閒飯。而當東海酒店籌辦之時，這位富有「管理」工人「經驗」的美國酒店專家，便被聘為東海酒店的首任經理。

施展絕技·搖身一變成老板

林經理上任之初，便對工友和董事展開兩面攻勢。他對工友採取強橫的手段，開除、壓迫、剝削等，將他生平所習之慣技，施諸於工友的頭上，使工友生活於風雨飄搖之中，工作全無保障。薪金低，工作重，時間長尚不要緊，所擔心的是明天的工作命運是個未知數。

當時，工友們向沒有組織，對這樣一位兇險的經理，只敢怒却不敢言，暗地里便「尊稱」他為「林老虎」。

林老虎不但在壓迫工友方面，表演得「精彩百出」，就是他那「學有專長」的酒店生意「絕技」，也施展到董事頭上。在他任職的三年中，弄得東海酒店的生意大虧特蝕。虧本生意誰人要幹呢？董事們的腦海里開始產生疑問了，對東海酒店生意前途，也逐漸失去了信心。這時，「林老虎」眼見時機成熟，捉緊董事們的心理，大力遊說，說服董事，以廉價的租金，將東海酒店全盤生意租了過來，為期三年。狡猾的林老虎也因而由經理的身份，搖身一變成了老板。這是一九五四年事。

老板財源進，工友怒氣騰

林老板的飛黃騰達，不但未收一路來對工友施用的高壓手段，反而，變本加厲，禍上加殃了。他為了榨取更豐厚的盈利，便進一步地在工友頭上打主意——裁減原有工友的三十巴仙。豈有此理！為什麼生意好反而裁員呢？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

裁員的結果，工友們的工作負擔當然比

前更重了，時間也更長了，生活簡直與牛馬一般無二。同時，不管工友有意或無意在工作上有任何些微不順，或甚而老板認為某一個工友對他不和，他便會在工友領薪的那天，滿臉殺氣地裝笑對你說：「你的工作，就到今天為止。」林老板簡直成了東海酒店的「林皇帝」了。

貫注過量氣體的氣球，終會爆炸的。一九五四年末，填塞於工友胸中的怨氣，已達到飽和點了，工友再也不能容忍了，一股暗流在工友中沖激起來了，不久，便從工友口中呼出「祇有團結，才能自救，祇有組織，才能反抗」的口號。僅數天功夫，全酒店工友已組成一支堅強無比的隊伍，投入工會的懷抱里了。

展開鬥爭，維護工人權益

參加工會原是工人最基本的權利，可是對於林老板來說，真是非同小可，簡直是「造反」了，是「背叛」他的敵人。他便運用一路來的高壓手段，不讓人喘息的先下手為強，辭掉三位工友。他幻想這一出手，當可擊垮剛成立起來的工友組織。

組織起來的工友，再也不是散沙一般了。大家異口同聲地喊出，要求老板收回辭退成命，然，並不為老板所理睬。工友在一切談商途徑宣告無效後，便於一九五五年正月八日下午七時正，在呼喊「我們不願當奴隸，我們不甘做牛馬」的中聲，使出最有力的武器——罷工。

「愈戰愈勇」終獲勝利

工友們在全星工人的全力支持與鼓舞下，精神百倍，鬥志旺盛。儘管老板嘔盡心血，想盡花樣，亦宣告無效。這場正義與強蠻的鬥爭，至此勝利的局面已分明了。

果然，工潮堅持至第十一天，林老板終

於派出一位代表與工友代表接觸，決定三天後舉行勞資談判。當天，工友派出五名代表與林老板直接談判。工友代表提出兩個建議：（一）無條件收回被辭退的三名工友；（二）賠償罷工期間工友之薪金。林老板僅對建議的第二項，做一種象徵式的堅持後，全都接受了。雙方並同意於一九五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工，前後十五天的罷工鬥爭，便在勝利的呼聲中，宣告結束。

勝利、勝利、再勝利

鬥爭教育了工友，提高了工友的階級覺悟。只有團結起來與強蠻的老板鬥爭，才能爭取與保障自身的權利。因此，工友積極着手整頓組織，與加強工友間的團結。

一九五五年五月間，工友便正式向老板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嘗試過工友鬥爭味道的林老板，這次再也不敢作威作福，只得坐下來談商，結果答應了工友的要求。

這些事實說明了工友們已經緊密地團結起來，在勝利的道路上前進，從勝利走向勝利。

紀念難忘的日子

正月八日是東海酒店工友覺醒，團結起來，顯示力量的鬥爭日子，是工友們所難忘的偉大日子，因此，全體工友們便決定於每年正月八日晚上，舉行一次「罷工紀念晚會」，借以互相鼓勵，發揮鬥爭精神。

一九五七年三月，林老板因東海酒店租期告滿而離開，他與工友們的鬥爭史也告一個段落。此後，東海酒店歸回國泰機構自經營，由於勞資關係良好，工友的生活待遇也在原有的基礎上獲得提高。因此，工友們也決定將「罷工紀念晚會」改為「工友聯歡晚會」，並邀請資方代表參加，以促進勞資良好的關係。

今年的聯歡會，已是第七屆了，工友們的鬥爭成績，將會繼續提高。



圖片說明

於1957年「八二二」被拘捕并被驅出境之我會中委。他們雖遠離家鄉，仍不忘故鄉的友人與工人的鬥爭事業，而紛紛來函祝賀大家在新的一年有新的貢獻，此圖是他們所寄來賀年片之一。

「沈星杯」乒乓球賽本月十日開鑼

將出版特輯以資紀念

看好球千萬勿失良機

由中央宣教部主辦的第四屆「沈星杯」乒乓球錦標賽，經已鐵定本月十日正式開鑼。此次比賽地點主辦者決定假新世界內舉行。

由於比賽期近，中央宣教部目前正在積極籌劃各項比賽工作，因鑒於這次比賽的意義至為重大，經已決定出版特輯以資紀念。其內容有：工會主席獻詞、中宣主任演詞、工作報告，各區陣容簡介，各區隊史、有關乒乓球運動的論文及畫片、歷史照片等等，屆時各人手持一份，勢必能增加大家對玩乒乓球的認識與興趣。

乒乓球賽序幕戰經已雷鳴，各區健兒莫不振奮精神，加緊練習，研穴戰術，冀以出奇制勝的新戰術壓倒勁敵，據消息靈通者透

露：「武區會三番數次邀請大坡區來一場友誼賽，彼此觀摩觀摩，但皆被大坡區婉拒，也許是大坡區深怕其戰術被識破吧！所以不敢接受！」另一方面，看大坡區的健兒們却樸樸風塵，一星期約一隊其他兄弟工團的球隊來比賽，以便「增加臨場經驗云云，小坡與巴區二隊健兒却比較腳踏實地，他們那「多練習，少說話」的精神，令人佩服，他們這樣做或者內中大有「文章」，或是有什麼「秘密武器」也說不定呢。

此次杯賽期間適逢華人新年，工友們多比較空閒，相信屆時前往觀戰的人士，勢必非常踴躍，主辦者為使觀眾能較舒適的看好球，將準備一些參觀席位，希望愛好乒乓球

圖表顯露成績 電話忙報消息

獻捐運動一展開，各區立刻響應，積極推動，紛紛展開宣傳工作。大坡區特多獻捐成績報告表，有總會受薪人員獻捐表，全區各股委員獻捐表，更有一張五色戰情表，詳報各區、該區各組與各級廠店單位成績。圖表兩旁並寫着「獻金競賽誰冠軍，請從此表來探聽」，果然每晚吸引大批幹事，圍聚爭觀，探聽行情。其他各區也有類似圖表，每區的電話也不甘寂寞，一直鈴鈴的響個不停，原來是忙報戰情新消息。

戰事先在總會爆發 各廠齊集奮勇圍攻

總會工作人員每月收入雖不多，獻捐情緒却比廠店落後，反而戰事在此是一馬當先爆發，激起崇僑銀行勇下戰書，消息一傳，各廠店互不甘示弱，齊下戰書，圍攻總會，但總會工作人員堅守要塞，一路起帶頭作用，只見獻捐表上巴仙數目日日躍升，前天一千巴仙，昨天二千，今天二千五百，明天……真不愧為：不是勇虎不過山，不是猛龍不過江！

標語精彩、工作突出

戰情緊張，挑起筆者興趣，走訪各區會所，只見淋漓滿目，都是標語，尤其是小坡區新會所，高掛着對聯，寫着「各廠獻捐爭第一，踴躍獻捐賽三區。」真是志高氣昂，威風凜凜，大坡區豈甘拜下風，也以大字書

寫：「各廠獻金爭第一，無比信心戰各區」還擊小坡，除此之外，各區工作人員也精神百倍，連日奔跑推動宣傳，有者召開工作人員會議進行「決鬥」，有者則派出大批「張儀」與「蘇秦」之三寸不爛之舌的人材，到處游說勸捐，筆者朋友眼見此景，不禁說聲「標語精彩、工作突出」呵！

五元券不夠 一元券有餘

獻捐運動開展不到二天，五元票券已告發完，各區每日向總會要五元票券，迫得總會只好向印務館拼命催印，總會雖尚有一元票券，但却無人要，原來各廠的競爭激烈程度，不輸美、蘇的太空競賽，超出意料，空前高漲，他們都為了發揚熱愛工會的精神，爭取廠的冠軍，區的榮譽，大多以獻捐五元為最低基礎，何況五元一枚紀念章，互助友愛，義又深長！

鹿死誰手、難分難曉

這次獻金競賽，總會雖然沒有定個人冠軍獎，但個人的獻捐成績，情緒的澎湃，却不遜於單位的競賽。

首先，就新嘉坡酒店工友林日

偉先發制人，以\$120/-向總會受薪人員，各區全體會員挑戰，各區看了這數目，無不刮目吐舌，靜了二天。豈知三日後，小坡區新成福工友黃志峇以\$121/-應戰，消息一傳，林君又以\$130/-壓倒，據筆者探聽，此場戰事離開結束日尚遠，許多工友也已摩拳擦掌，準備異軍四起，所以究竟這個人獻捐數目最高將到何種程度，筆者也不敢自作聰明叻！

獻捐戰情側記

邵氏戲院工潮終獲解決！

今日達成協議，工友即將復工

我會屬下邵氏機構十五間戲院工潮，自去年十二月廿一日爆發後，僵持了四十三天，直到今日(二月一日)雙方已正式達成解決協議而暫告結束。

這宗工潮的起因是由於資方拖延解決工友們要求追算過去一年的公共假期及超時津貼。在最後一次勞資談判中仍未能達成協議，十二月七日工友大會通過向資方提出最後通牒，但期滿後資方仍無動於衷，為求和平協商以合理解決爭端，於是將最後通牒再展延一週，十二月二十一日限期又再屆滿，資方仍置之不理，工友被迫採取靜坐抗議，資方却以「關閉政策」想挫折工友行動，於是工潮正式爆發了。

工潮發生後雙方曾舉行過談商，但都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今年一月底在勞工司安排下雙方再度舉行談商，雙方對原則性問題已經達成協議，工潮已是解決在望之時，資方突又在細節問題上節外

生枝，致使工潮不得不延續至四十三天。

直至日前雙方恢復談判，結果達成協議主要内容如下：

- 公共假期及超時津貼追算提交工業仲裁庭處理；
- 資方於工友復工後，分發四分之三的花紅給工友，復工十五天後再發四分之一；
- 有關資方停業期間工友的薪金問題，也提交仲裁庭；唯資方需分發四分之三的工資作為貸款，若仲裁庭判決工會訴勝，則資方需照還所有薪金。
- 全體工友盡速恢復原有之工作；
- 同時資方也同意撤銷所有不合理的反建議。此反建議於去年十二月廿二日資方在勞工司主持談判時提出的，要點如下：(一)完全及無條件收回所有要求；(二)答應今後不得有進一步的罷工或將來的任何種罷工；(三)罷工期間沒有薪金；(四)沒有追算要求，同時不應再向資方提出將來的要求；(五)本年度沒有發給花紅。

全體工友在今日上午九時(二月一日)假我會第二分會會所舉行大會，商討上述協議問題，最後通過投票方式計 294 票同意接受這些協議，32票反對及 8票廢票，於是這項工潮乃告結束，全體十五間戲院工友們已準備正式恢復工作。

本會四宗尚未解決的工潮

一些不善於吸收經驗的老板，自從政府政策上向右傾後，就以爲是向工友發動攻勢的時候，他們自信工友不敢採取反攻的方式，因爲他們認爲若工友罷工；政府就會出來替他們招架，說：「這是有政治目的罷工」，或出動「紅車」助陣，這一來；工友不嚇壞了，也會嚇壞了，但這估計錯了，其實工友們，就是在這種恐嚇中壯大，勇敢起來的。

儘管政府如何宣揚它的「勞工政策」是好貨，不管政府如何認爲工人的正義鬥爭，鎮壓工友的罷工，但工人爲維護自身利益，反壓迫、反剝削的立場是始終不變的，即：對於坦誠開明的老板，我們是歡迎給於合作。但對於不講理，另有企圖的老板，我們將匯集工人的力量給於迎頭痛擊。

以下四宗尚在堅持中的工潮，也就基於此種原則而展開鬥爭。雖然此四宗工潮之情況於報章上曾登載過，唯在熱烈展開罷工基金的今天，概括重述是有它的意義的。

公平版紙廠

這廠位於克里門校律麗的呼聲對面，工友工作是件薪制，所以每天工錢不安定，自工友參加工會後，老板就開始削減工作，減少工作日，把貨物移至「他老子」之廠「互泰」號去做。工友生活成問題，便向老板提出工作保障的要求，經數度談判無結果，該廠十七名女將，只好披上「戎裝」上戰場。她們不但敢於反抗老板的進攻，更經得起白色恐怖的威嚇。雖然「紅車」大批武裝警察親臨「戰地」，將她們趕出廠內，迫使她們過着露天布棚的生活，遭受凄風苦雨的吹打，但一切的一切，都挫折不了她們的鬥志。她們堅持了五十八天的鬥爭，她們堅信：「勝利的一天會來臨」。

嗎呷麵包廠

本邦一間著名的麵包廠，位於維多利亞街與勿拉士巴沙律交界處。這間麵包廠很有名，且宏大，但工友的待遇却比別人差，當工友提出改善待遇時(工友提出的要求比其

他麵包廠現待遇低)，談判過程老板拖延不誠懇，迫使工友採取罷工的行動，堅持至今已 303 天，雖改善待遇經已達到協議，全體工友該復工，無奈中途殺出一宗雙包案，老板告老板，雙雙呈書高等法院；正等待法庭判決：開廠權力該屬誰？所以工友只好繼續堅持罷工至解決。

永合興廠木屐廠

這廠工友集中廠內抗議資方無理閉廠，至今已將入第九十八天，事情發生是這樣的；廠方突然於去年十月廿五日言無材料到來，就停止工友之工作，事後工會與廠方談判，廠方答應暫時恢復工作，而待股東大會討論決定後，另與工會談商，但廠方未履行諾言，無通知工會，突自行解僱全體工友，事後勞資雖數次談商仍無結果，工會最後提出建議；立即恢復全體工友之工作，否則須給予津貼，今後廠方開廠，工友有優先僱用權。廠方只同意給於\$1800 爲遣散津貼費，堅持最後數目爲\$2000，目前還在談商中。

花沙尼汽水廠木箱部

花沙尼汽水廠木箱部工潮起因是由於包工頭獲悉全體廿多工友集體參加工會後，大感不安而利用各種辦法迫使工友退會，經過我會交涉後才停止這種反工會行爲。但由於這事件驚動了花沙尼廠方，接着廠方就向包工頭提出收回工作場地，暫停發給工作；宣稱若包工頭在外找到工場時將繼續發給工作。在包工頭表示無法及時找到場地時，我會提出將工友暫時遣散而要求每位工友補給二個月津貼，當包工頭找到場後，這些工友應重新被僱用。在包工頭同意這種解決辦法後，詎料一月二日簽約時，包工頭竟完全吞掉諾言，否認答應過一個月津貼，并拒絕簽約，隨後雙方也會在勞工署舉行談商，但都未達成協議，於是工友們就在廠內集中糾察，一方面決定勞工法庭追算假期，年假及超時津貼等，另一方面工友也隨時準備和包工重新談商遣散津貼問題。

錦上添花的大坡區

青春活力氣象

去年中宣部主辦的四區作文比賽，大坡區在區務委員會的大力號召及努力籌劃推動下，各廠店單位及文化學習班所選派的參加代表，在人數比例上坐了第一把交椅，同時，比賽的結果，不但名列前茅，而且取得了人人嘖嘖讚揚的榮譽獎，這一振奮人心的斐然成績，鼓舞了、激勵了區委會進一步推動經已制訂出的一連串有步驟又緊湊的工作計劃：乒乓球賽、演講比賽、門智比賽、廠店聯系野餐……，這一系列充滿着青春活力的氣象，怎不令人感到莫大的興奮呢？

一頁新的記錄

一九六二，是個新的歷史行程。對這新的年頭，人們總盼望邦國主權的真正擺脫殖民統治，從而過着安定美好的民主生活，當然就忘不了反殖的基本任務，也必然注視着一堆自甘遺臭的罪魁，正全力的進行自私的賣國陰謀，使得忠心耿耿於人民事業的工人階級和進步民主人士，不能不提高警惕，盡力拆穿任何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勾當，亦無所懼。因此，我們除了必須密切關注時局的發展，還應牢記時局發展中的任何重大事件，才能幫助我們認識與了解時局發展的根源和去向，進而掌握住時局的主流。同時，爲了增添及豐富工友們的工餘生活，使其臻於多姿多采且平均發展，大坡區在推動會務方面，記下了另一頁新的記錄，在一月廿一日晚，舉行了一次大受歡迎的有門智比賽。

瀟灑談笑風生

時間老人安祥的向大家報告是下午七時了，參加比賽的十三單位廠店代表，充滿信心，源源不絕魚貫入場了，工友們也有如趕赴廟會般的三三兩兩，接踵而來，景氣與日常狀況相較，顯得更熱鬧了。
「你們包拿第一的」一個代表這樣說。
「不不不，鹿死誰手，仍難斷定的」，



這是多謙虛的回答。

20/1/62

「呀！重量級來了」。
「胖子，如果得不到第一名，可要責杖三百，記住呵！」
「……」
談笑風生的氣氛瀰漫了整個會所。
忽而，麥克風响了，各參加的代表們如鯽魚般的順序坐定位置，沉着應戰，區組主任在掌聲中莊嚴致詞後，矮胖胖的主持人正式宣佈比賽開始。

萬綠叢中一點紅

代表們都全神貫注，細心回答。
「這代表沒答錯過一個題」。
「真了不起，對答如流」。
「喂！你看，萬綠叢中一點紅，楊門女將又躍武揚威在沙場上了」，這話一出，真是無風不起浪，引得衆目睽睽的注視在全爲女代表的永健廠單位上。
「里峇峇利乃德廠代表，請你猜一猜這支歌曲的歌名是什麼？」
「布亞聲聲催春曉，哩哩……」
悠揚悅耳的音樂奏起來了，可惜這單位的首席代表猜錯了。
另一代表吸取了經驗教訓，要求主持人給予暗示：「請問這歌名是多少個字的？」
「五個字到十個字」。
「哩哩哩哩……」，多聰明的回答，引得全場轟笑，甚而選擇腹不止。

融洽氣氛中結束

十時半，只剩四個單位進入了白熱化的激爭中，比數都是相差一二分，結果仍是強隊的甘榜峇魯友乃德廠獲取冠軍，初中二年級幸居亞軍，雜行業委屈地穩居季軍，初中一年級排居殿軍。
在充滿着你爭我論的融洽氣氛中圓滿結束這場門智比賽，時鐘指着十一點了。

↓大坡區門智比賽的熱鬧場面



←大坡區演講比賽優勝者

前排：孫鴻強、汪淑華、彭美霞、王永金、馮珍梅。
中排：楊獻祥、林美蘭、歐陽少芝、伍秋芳。
後排：黎小景、曾醉秋、黃清遠、陳昭明。

小坡區會所喬遷

本會爲了會務需要，購買一座價格三萬三千元的新會所，並化了將近五千元將它粉刷一新。此屋經中委會決定做爲第三分會會所(小坡區)
第三分會已經於一月一日自勝明拉街，喬遷至摩綿律二號(2. Moulmein Road)它的位置剛好在S. T. C十號，八號，一號巴士車頭對面，來往的車輛有：S. T. C十四號和十八號，交通方便，四通八達，真是聯絡各廠工友的好場所。
新會所分爲樓上樓下兩層，前面有一塊不大也不小的場地，可供工友召集會議或活動，樓上有乒乓球廳一座，辦公室三間；樓下分爲教課室供給各班級工友學習；後面的廚房，經腦筋一轉，雙手演動，就變成了一座小圖書館。雖然不是富麗堂皇，雄偉可觀，然而至少可算是整潔適用。往後不再難爲了年老工友氣喘喘的爬上五樓高台，學員也不再爲了烏雲稠集細雨紛飛而不能上課，感到愁眉不展，工作人員也不必爲風吹雨來，會議召開不成而心高焦急。
工友們！新年帶來了新會所，願大家在新會所里積極工作，努力學習，創造出新的成績。

解放它——西伊里安

·朝兵·

解放它——西伊里安！
雄鷹向大地召喚。

解放它——西伊里安！
紅白旗正呼啦啦地响。

統一的道路像萬重高山，
命運的舵操在自己手上。

哦！
日惹——你吹起了震驚惡魔的號角
你撩起了正義的火花！

啊！
萬隆——光榮的城！

民族的火燄閃着萬丈光芒。

啊！
椰加達——革命的城！
人民要三倍地把你期望。

去吧！巴布亞國的幻夢！
覺醒的人民像南太平洋的巨浪。

陰雲遮不住太陽，
失去的土地一定要解放！
解放它——西伊里安！
像印度解放果亞一樣。

(稿於1962年1月中旬·新加坡)

根在一次職工領袖的演講中所聽到的，以及他和幹事們在交談中所反映出來的一些結論。

其實，阿根對於這個問題所持的態度，是比一般幹事還要來得關心的。這一方面因為他是一名工會的負責人，而目前工會的處境也正是在考驗着他的階級立場是否堅定，鬥爭意志是否堅強。

原來在五年前的那一場大風暴里，阿根也嘗識過一段監牢的鐵窗風味呢。而在今天，當面對着這一場尖銳的鬥爭工作，以及似乎會到來的另一次風暴的前夕，阿根內心的感觸是怎樣呢？這是很難預測的事。不過以他最近的活動表現來看，顯然他像是準備着面對另一次堅苦的鬥爭和考驗似的。

阿根，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人，他出身在一個工人階級的窮家庭裏，從小便和廣大的勞動人民一樣，在殖民主義與反動勢力的大肆行兇下，遭遇到種種的不幸。如果說人生最幸福的時期是童年時代的生活，可是阿根的童年生活，却是在飢寒交迫中渡過，他只受過三年的小學教育，十三歲的那年便進入工廠當學徒，十六歲時他參加了工會。就這樣他在工會里學習，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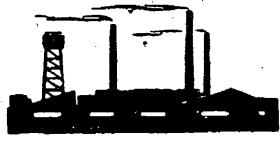
記得五年前那一次被捕時，他也只不過是一名普通的廠幹事吧。釋放後不久，他又再參加工會，而且在朋友們的鼓勵和幫助下，他第一次開始在工會負責一點工作。阿根開始負責工作時感到困難，而且使他痛苦的事，便是文化上的認識不夠。但在朋友們的幫助下，以及他在工作中的勤勉學習，有關文字認識的困難也就隨着他的工作，而逐漸被克服了。過去，他是工會的一名普通幹事，可是目前却是一名執委了，這在他的戰鬥生活史上，是一個多麼重要的階段啊！

認識阿根的朋友都經常這樣地說：『阿根是在成長和進步中。但是阿根却謙虛地說：這個進步並不只是個人的努力，而是工會教育他，是無數的工友們幫助了他！是的，這句話說得多麼的對呀！』

我也這麼地想：阿根的進步是工會教育了他，是工友兄弟姊妹們幫助了他。工會是我們的保姆，工會比母親還要親呢。只有正確地認識了鬥爭，認識了階級愛的偉大，我們才能堅持鬥爭，才能克服困難，戰勝敵人，才有幸福的明天。

一九五六年十月事件的發生，是星洲人民反殖鬥爭的高潮，它在我國人民反殖的鬥爭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永遠地在祖國的土地發揚光大，永垂千古。它告訴了全世界人民：星洲人民正與全世界殖民地人民一樣，為爭取自由而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

五六年十月，這個可歌可泣的節日，這個十月的亮光永遠地照耀着勞動人民，它是星洲工人階級在為徹底的解放而向殖民主義者及其爪牙進行的一場漂亮的戰鬥史。雖然，在這場鬥爭中我們失去了許多朋友和兄弟，數百名優秀的工人階級兒女和進步人士，被反動的林有禧政府拘捕和驅逐出境。可是這一切損失，並不意味着是鬥爭的失敗，而只是反殖鬥爭受到暫時的挫折。據當時一些被捕的朋友說：當時的監牢幾乎是宣告「座無虛席」「滿座」啦！原來平時一間牢房是關一個人的，可是在當時的「客滿」之下，



工運有前途嗎？

阿明

每一個社會工作者，不論是在那一個工作崗位，如果看不清鬥爭的前途，那他必將逐漸喪失信心而悲觀起來，這樣，就會在工作上產生消極，提不起勁的現象。

同樣的，作為工人階級的一份子，不論是工會負責人，幹事，或普通工友，都應該關注和認清工運的前途，因為，它與工人羣眾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

當然，在工運蓬勃發展而工人羣眾的鬥爭又是節節勝利的時期，是很少人會提出這個問題。尤其是在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里，更沒有人會對工運的光輝燦爛的前途產生疑問。

那麼，為什麼在我們工人隊伍中有些人會對工運的前途感到悲觀呢？

這是因為星洲仍是處在半殖民地社會的階段，本邦工人遭受着外來統治者與本地反動資本家的雙重剝削與迫害。特別是在人民行動黨採取親殖民主義的反人民的政治路線之後，工運不但要反擊頑固與強蠻的資本家施於工人身上的各種經濟剝削，而且要還面對一個敵視工人的反動政府所進行的政治迫害。因此，有些認識較差的工友，被一時的現象所模糊，覺得工運的前途是黯淡的，在言行之中，或多或少地表現出悲觀消極的情緒。

因此，要搞清工運到底是否有前途，就不應該從暫時性的表面的現象來看問題，而應該從本質上來認清問題，應該從事物的發展規律來探討工運的前途。

世界各國工運的歷史及我國工運的發展史告訴了我們，工運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般地一條直線上升，而是要經過萌芽、壯大；渡過失敗、挫折等各個階段，但是，工運始終是沿着一條曲折折的光明大道邁進。

我們看到了，在各個民主國家里，工人運動總是在遭受了慘痛的犧牲，熬過了千辛萬苦的考驗，最後，依靠了工人階級的團結力量而獲得了偉大的勝利，創造了美好的社會。

現在，要讓我們也回顧一下，本邦工人運動的發展史吧！殖民主義者頒佈了緊急法令，採取了殘酷的軍事鎮壓，雖達至促使工運經歷了一個長時期的低潮，可是，一九五〇年的林德憲制大選後，嘗盡了各種痛苦生活的折磨，我國工人又紛紛地組織起來，渡過冬眠狀態的工運如雨後春筍地向前發展。一九五六年，工運的戰鬥力是大大地增強了。接着，「九一八」與「八二二」事件，林有福傀儡政權橫行霸道於一時，本邦工運在遭受殖民主義統治者的政治迫害與軍事摧殘下，又轉入低潮。然而，一九五九年五月，經過半內部自治的大選後，本邦工運步向新的高潮，這些歷史都在証明了，工運不但會被殖民主義者，反動政府與頑固資本家所撲滅，反而在不斷的打擊與迫害下，日益成熟和壯大。

今天，我國工人的政治覺悟是空前提高了，工運的戰鬥力是較過去強大，全星工人階級進一步加強團結，更努力地鞏固組織，只要我們工人羣眾不要被小勝利沖昏頭腦而自滿，並且與全星各階層人民緊密地團結一致，冷靜與堅決地給予殖民主義者及反動份子一個有力的反擊，我們是一定會戰勝貌似寶貴的敵人，我們一定能使工運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地發展。

如果在其他先進的民主國家里，工人運動在渡過了漫長的黑夜，最後終於迎來了光明，那麼，我們有什麼理由被暫時的困難嚇壞了而感到悲觀呢？星洲工人運動既然能經歷了無數大風暴的襲擊而不斷地向前發展與日益壯大起來，我們是有理由滿懷信心地說：「工運是有前途的，而且是有個光輝燦爛的美好前途。」

當我忘却了自己

·阜東·

像剛出牢獄的囚犯，
似衝出籠籠的飛鳥，
多麼自由，多麼舒暢！
我的心呵！是那樣的開朗：
像大海般的遼闊，
似原野般的寬廣，
沒有哀愁，沒有煩惱……
——當我忘却自己的時候！

多少日子，多少歲月，
我翻滾在自私的泥潭裏，
尋找個人底幸福，



陪伴我的却是煩悶與痛苦；
我的心，像一條綳緊的絲帶，
永繫着愁悶和悲哀！
——日子是一筆還不完的苦難債。

啊！我要感謝生活，
雖然它不斷地折磨我，
却為的是要我理解什麼是歡樂；
當它迫我忘却自己的時候，
我的心像死一般的絞痛，
日子總是那麼難以忍受，
就在這時候
生活把快樂靜靜地賜給我，
使我領受世間底歡樂！

像剛出牢獄的囚犯，
似衝出籠籠的飛鳥，
多麼自由，多麼舒暢，
我的心呵！是那樣的開朗：
像大海般的遼闊，
似原野般的寬廣，
沒有哀愁，沒有煩惱……
——當我忘却自己的時候！

考驗：是本會青年寫作者張大萍君的近作，這篇長約五千言的故事，作者以通俗淺白，一氣呵成的敘述筆調，記述一位工人階級的優秀兒子——阿根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奮鬥過程。

故事敘述一九五六年十月里，我邦反殖鬥爭浪潮澎湃，反動政權採取武裝高壓手段，對付手無寸鐵的和平鬥爭人士，拘捕職工運動領袖，觸發了十月事件。故事的主人翁——阿根，在大時代激流的洗禮下，在為正義而鬥爭的考驗下，始終站穩立場，堅守崗位，這種工人階級的高貴品質，足以使千千萬萬工人兄弟姊妹感到驕傲自豪；使殖民主義者感到落魄胆寒！

我們謹以這篇生動的故事介紹給廣大的讀者們，願讀者從這篇故事得到鼓舞，增強工作的信心。讓阿根的奮鬥精神，成為大家的學習榜樣！

(由於篇幅關係，本文分為二次刊登，謹希讀者見諒)

——編者——

這些日子來，阿根和會里的負責人以及廠幹事，往往在交談起有關當前政治局勢發展的趨向問題時，總是對工會的處境和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提出探討。一般上，大家都有這樣的共同疑問：那就是暴風雨的事件是否會發生呢？工會是否會遭受不測？這一切問題也許只是時間性罷了。因為，從目前政府在進行的假合併計劃及大量製造緊張空氣和混亂的舉動來看，顯然其目的不外就是要瓦解進步團體，壓制左翼運動的發展；尤其是對進步的職工會所採取的攻擊和威脅是越來越猖狂。但是，不管政府採取怎樣的威脅及走反動路線，工會是否會被解散，負責人的身安全是否有保障，這一切並不是主要的問題，也不須要我們去太過擔心它的。目前最主要的是：既然我們已認識了政府的反動爭奪面目，那麼我們就應該怎樣來做好思想上的準備，去面對現實，迎接戰鬥，只要我們仍舊有抱着為工人服務的決心，同樣的，我們隨時都可以組織，隨時都要鬥爭的；即使是面對着嚴重考驗。這些話是阿

便擴充容納三個人。這樣一來，本是寂靜和恐怖的牢獄，一時却成為熱鬧的「郊外別墅」了。

阿根曾經和一些朋友講述過當時他被捕後在牢獄里的一些情況，以及他出牢以後的一些生活雜記。雖然這些事情已經是過去的了，但偶兒在我的回憶里，就像是昨天發生的事一樣，它是那麼地生動而令人難忘啊！

現在讓我們來回憶一下1956年10月這個日子吧。人潮在澎湃着，一切在火熱地燃燒着，「抗議，抗議！」「還我自由！」「還我人權！」「把我們工會的執委放出來！」「打倒殖民主義！」「打倒林有福政府！」……抗議的布條像戰鬥的旗幟一樣到處飄揚着，人民底呼聲在土地上蕩漾。然而這和平的鬥爭，這合理的要求，殖民主義者及其爪牙，却採用了暴力進行瘋狂的鎮壓，接連幾天幾夜，宣佈了戒嚴令，就在十月的某一天，由於當局宣佈了戒嚴令，阿根便和廠幹

事前往會所過夜留宿，同時也是想順便了解工會的情況。
當晚，在工會里過夜的工友和工會負責人，約有五十多名。為了提防敵人從中破壞，當晚工會組織了糾察隊，分為兩組，阿根也報名參加。他是被分配在午夜兩點鐘的一班，本來在離這個時間他是可以先休息一下，但阿根總是不能入睡，他躺在一條木檯下，睜開雙眼，直看天花板出神，他是在想什麼呢？也許是那白天激動人心的場面吧！
夜，已經是很深沉了，會所里的人全都睡了，只有阿根和幾個糾察員在輕輕的走動着。這時，阿根就像是個站崗的哨兵，屹立着，他眺望遠方，那憤激的事件又再前來心頭，他看得很清楚，有五個帶着鐵帽的人在狂追着一個青年人，他也記得很明白，許多青年人被木棍和槍桿打到白衣變成紅衣，還有帶着太陽鏡的人物像鴉羣般，到處亂鑽。……(待續) 張大萍